

(上冊)



世界文藝名著譯叢

奧勃洛摩夫

岡察洛夫著 齊蜀夫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И. А. Гончаров

ОБРОМОВ

奧勃洛摩夫

岡察洛夫著

齊蜀夫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世界文藝名著叢譯

奧勃洛摩夫

著者 H. A. 岡察洛夫
譯者 齊 蜀 夫
發行所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基本定價

出版期
印刷者

二十八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北京 天津 濟南 大連
上海 廣州 香港 長沙
哈爾濱 開封 西安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滬)

導文印刷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弄12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第一部		一
第二部		二四五
第三部		四九一
第四部		六五一
後記		八六一

第一章

一天早晨，伊里亞·伊里奇·奧勃洛摩夫躺在郭洛霍費街自己住宅的床上，他的住宅是在一幢入口多得像整個府城一樣的大房子裏。年紀三十三歲，中等身材，外表愉快，深灰色的眼睛，可是臉上毫無確定的觀念和集中的神情。他的思緒，像自由的小鳥似的，在臉上徘徊，在眼睛裏翱翔，棲息在半張開的嘴唇上，潛隱在額角的縐紋中，隨後就完全消失了，那時候就滿臉閃爍着漠不關心底平靜的光。這漠不關心從他臉上轉到身的姿勢上，甚至於轉到睡衣的褶縐裏。時不時，由於疲勞或是無聊什麼的，他的眼睛就暗淡起來；可是疲倦也吧，無聊也吧，都不能將他臉上那股溫柔勁兒——那不單是他臉部底，並且也是他整個精神底主要而基本的表情——驅散得一刻。在他的眼睛裏，微笑裏，在他頭與手的每一動作裏，都公開地，明朗照耀着他的精神，冷淡而淺薄的觀察者會得瞥視一下奧勃洛摩夫而說：「一個好心眼兒的，單純的人！」觀察較深而同情一些的人，却會對他的臉部注視半天，在愉快的躊躇之中微笑着走將開去。

伊里亞·伊里奇的面色，既非粉紅，又非淺黑，也非真正蒼白，而是分不清的，或者說不定

因爲他發胖得和年齡不相稱，這纔顯得這樣醜吧；而這發胖，許是因爲缺少新鮮空氣，或者缺少運動，再不就這兩個原因兼而有之。他的暗無光澤而白得過分的頸項，小而肥胖的手，以及軟綿綿的肩膀，一般地都現得對於男人太過柔弱。他的動作，那怕他着了慌，也不失其溫柔和他特有的懶惰的優雅。萬一片煩悶從他心頭跑到了臉上，那他的眼睛就翳暗起來，額角就顯起皺紋，疑惑，悲哀和恐懼底遊戲就開始了；可是這不安却難得形成一定的觀念，而且更難得變成一種企圖。他不過解決在一聲嘆息之中，便消逝於冷淡或者懶懶裏。

奧勃洛摩夫的便服，著得多麼適合他那恬靜的面相和柔弱的身段啊！他穿着一件波斯料子作的睡衣，一件真正東方式的睡衣，一絲兒也不帶歐羅巴的氣息——沒有流蘇，沒有絲絨，沒有腰身，寬敞得能够把他裹上兩周。袖子，這地亞洲式的，從手指到肩膀一路漸漸肥上去。這件睡衣雖然失去了牠最初的鮮艷，而且有幾處地方還磨出了油光，以代原來的天然的光澤，卻還保持着東方色調的鮮明和料作的結實。

在奧勃洛摩夫眼睛裏，這件睡衣有着無數寶貴的價值，又軟又順，穿在身上毫不覺得牠，祇從身子的最細小的動作，有如一個馴順的奴隸似的。

在家裏，奧勃洛摩夫是從不繫領帶或者穿背心的，爲的是他喜歡舒適和自在。穿著一雙長長

的，軟軟的，肥肥的拖鞋；從床上起身，他看也不看，雙腳向地板上一落，總就筆直地穿進去。

躺臥這一件事，對於伊里亞·伊里奇，既不像對於病人或是渴睡的人似的是一種必要，也不像對於疲乏的人似的是一種偶然的事，也不像對於懶漢似的是一種享樂；這是他的常態。在家裏——他差不多老是在家裏——他總躺着，而且經常躺在同一個房間裏，就是我們此刻發見他在裏面的，他把來兼作臥室，書齋，以及客廳用的這間房裏。此外他還有三間房間，可是輕易他不上那裏去看一眼，除了早晨傭人打掃他書齋的時候——那也並不是天天的事。在那幾間房間裏，傢具給用套子蒙着，窗帷給拉下着。

伊里亞·伊里奇躺着的這間房間，乍看上去，佈置得似乎也很漂亮。有一張紅木寫字桌，兩把綢緞套子的沙發，一架刺繡着宇宙間所沒有的禽鳥果木的漂亮的圍屏。還有紗羅的窗帷，地氈，畫幅，銅器，磁器，以及許許多多好看的小玩意兒。可是有鑒賞力的人底有經驗的眼睛，只要粗粗一望，馬上就會看破，這些東西之所以陳設在那兒，不過是希望遊蕩難以避免的老例罷了。當然，奧勃洛摩夫佈置書齋時也就顧到這一點。鑒賞力強的人可不會滿意於這些笨重的不優雅的紅木椅子和搖搖擺擺的書架的，有一張沙發底靠背，已經塌下去了，腳上的木頭也有幾處脫了。

那些畫幅，花瓶，以及小玩意兒也都是這種性質。

然而主人，看着自己書齋的佈置，態度竟如此冷淡而漠不關心，彷彿用眼睛問誰將這些東西帶到這兒安起來的，由於奧勃洛摩夫對自己家產態度這樣的冷淡，也許由於他的侍僕查哈爾對這東西態度的更冷淡，要是在那裏仔細看一看，那書齋的雜亂無章和漫不經心，可盡叫人吃驚，四壁上畫幅周圍，花樣似地掛着一簇簇灰塵蓬蓬的蜘蛛網；鏡子呢，照不出東西了，倒可以當作板子，在灰塵上面記記什麼事情，免得忘了；地毯上有着污點；一條毛巾給忘在了沙發上。桌子上，差不多沒有一天早晨不剩有一只頭天晚上用了晚餐未收去的，連同一枚鹽皿和一塊嚼光的骨頭在上面的盆子，和撒滿麵包渣子的。

要不是這只盆子，和倚在床邊的一支剛吸完的煙袋，和躺在這床上的主人，人們也許以為這間房子是沒有人住的——什麼東西都這麼灰塵蓬蓬，褪了色，絕沒有人住著的痕跡。不錯，書架上放著兩三本攤開的書和一張報紙，寫字桌上有着一具墨水缸和幾枝鋼筆；可是攤開的那幾頁已經泛了黃，蒙了灰塵——顯而易見，牠們給丟在那裏已經很久了，報紙的日子還是去年的，而且如果把鋼筆向墨水缸裏蘸去，說不定就有一匹嚇慌了的蒼蠅，嗡嗡地從裏面飛衝出來。

一反他的習慣，伊里亞·伊里奇很早——八點鐘光景便醒來了。他心裏非常之不安頓。面色一會兒現得恐怖，一會兒又憂愁，煩惱。分明他受著內心鬥爭的痛苦，而他的理智還不會來幫助他。

事情是這樣的：奧勃洛摩夫前天收到了一封他的村長由鄉下寄來的內容不痛快的信，誰都知道，一位村長能寫些什麼樣的不痛快的消息：收成不好哪，欠項哪，收入減少哪，等等。雖然村長去年和前年也會寫過完全同樣的信來，然而他最後這一封，影響却強烈得像突如其來的不痛快的事似的。

這並不是鬧着玩的！得急切想辦法才是。然而說公道話，伊里亞·伊里奇對自己的事的確也操心；幾年之前，收到了村長第一封不痛快的信，他便開始在心裏打好了經管自己領地的種種改良和變革的腹稿；預備施用種種嶄新的經濟的、警察的其他的方法。可是這計劃還不會澈底想妥，而村長的不痛快的信，却逐年一次地來催促他行動，並且因此破壞他的平靜。奧勃洛摩夫也明白，必須得有斷然的辦法來完成那項計劃才是。

才一醒來，他就打算起身，洗臉，而且打算喝了早茶之後，好好的想一想，把什麼事都考慮一番，寫下來，一總辦去。他儘躺了有半個鐘頭，被這打算苦惱着！可是後來覺得，喝早茶，那他照常能在床上喝的，他還來得及辦，況且躺着思索也並不礙什麼事。

而他就這麼辦。用完早茶，他坐起身子，而且幾幾乎下床；向拖鞋望了幾眼，甚至於開始朝牠們伸下一只腳去，可是立刻又縮了上來。

鐘打着九點半。伊里亞、伊里奇猛吃一驚。「我實際上怎麼着呀？」他煩惱地高聲說。「真該害臊：是辦事的時候了！假使我再放任自己下去，那我就……」

「查哈爾！」他大聲叫。

從那間與伊里亞、伊里奇的書齋只隔開一條狹仄的穿堂的房間裏，先傳過活潑一匹鎖住的狗的嗥叫，緊接着是雙腳從那裏跳下來的聲響。這是查哈爾在跳下爐台來。他通常總坐在那兒專心打瞌睡來打發日子的。

一個半老不老的人，穿着有銅鈕扣的灰色背心，和肢窩底下已經裂了口，露出了襯衫的一角的灰色上衣，走進房間來；頭頂禿得膝蓋一般，兩鬢亞麻色裏攪着點兒灰白的鬍子，却每一鬚都濃密得可以做成三撮髭鬚。

查哈爾既不努力改變上帝所賦與他的容貌，也不努力改變那身在鄉下穿用的服裝。他的衣服，是按着從奧勃洛摩夫領地上帶出來的式樣裁製的。他所以喜歡灰色上衣和背心，是因為這身「半制服」隱約地使他回想到早年侍候故世了的老爺太太去做禮拜或是作客時穿的那身號衣；而那身號衣，在他記憶裏又是奧勃洛摩夫家庭聲望的惟一的代表。再沒有別的東西使這老頭兒回想到窮鄉僻壤裏他主人家裏的和平繁盛的生活方式。老主人老太太是死去了；祖先的神像也給丟

在家裏，現在多半散放在屋頂樓裏什麼地方：關於從前的生活方式和門第煥赫的故事已逐漸澀沒，就只活著在寥寥幾個留在領地上的老人底記憶裏面。這就是查哈爾寶貴的灰色上衣的原故：在這上衣上，尤其是保存在奧勃洛摩夫面貌舉止裏面的，叫人想起他雙親來的某幾點特徵上，以及他那任性的脾氣上，（對於這任性的脾氣，查哈爾不論心裏也吧，高聲也吧，雖然都抱怨過，可是內心裏却把他尊敬爲主人的意旨和權力底表現，）他都看到過去的煥赫底隱約的暗示。要沒有這任性的脾氣，他就怎麼也感覺不到，還有一個主人在他上頭；那時節，就沒有什麼東西復蘇他的青春，他們離開已久的故鄉，以及關於老宅的那些故事，老邁的當差，保姆，奶媽們，世世相傳的惟一的編年史了。奧勃洛摩夫家從前很殷富，在地方上着實有點聲望，可是天知道什麼道理，竟逐漸窮困式微下去，終於不知不覺在新鄉紳中看不見牠了。現在只有他們家的白髮老當差們還保持着，並且彼此相傳着過去時代的忠實的記憶，把牠們寶貴得神聖一般。這就是查哈爾所以喜歡他那灰色上衣的道理。恐怕他之所以珍貴自己的鬍子，也是因爲他童年時代曾經看見不少老當差們有這古色古香的，貴族的裝飾品吧。

專心一意沉思的伊里亞·伊里奇，許久沒有注意到查哈爾。查哈爾一聲不響地站在他面前，終於他咳嗽了。

「有什麼事？」伊里亞·伊里奇問。

「您叫我了，不是？」

「我叫你了？是爲了什麼事叫你的呢？——我可記不得了！」他一邊回答，一邊伸着懶腰。

「現在你且去吧，讓我來想一想看。」

查哈爾走出去了，而伊里亞·伊里奇繼續躺在床上思索那封該咒詛的信。

又過了一刻鐘。

「哦，也該躺够了！」他說。「該起來了……倒不如把村長的信仔仔細細再念一遍，然後再起來好了。查哈爾！」

又是同樣的一陣，和一陣比先前更響的嗚呼。查哈爾進來了。而奧勃洛摩夫却又沈湎在思索裏。查哈爾站了有兩分鐘，惡意地側望着主人，終於朝房門口走去。

「你這上哪兒去？」突然之間，奧勃洛摩夫問。

「您不開口，我幹嗎？白站在這兒呢？」查哈爾嚷聲說；據他宣稱，他有一次同老主人騎了馬帶了狗去打獵，一陣烈風灌進了喉嚨，因此上嗓子就啞了。此刻他轉過半個身子，站在房間正中央，依舊側看着奧勃洛摩夫。

「是不是你的腿枯爛了，因此你不能站了嗎？你瞧我正在犯愁——所以你得等着！你還不會躺下嗎？把我昨天從村長收到的信給找出來。你把牠放到哪兒去了？」

「怎麼樣的信？我沒有看見過什麼信啊。」查哈爾說。

「你從信差手裏接下來的，那麼髒的一封信！」

「把牠放到那兒去了——我怎麼知道呢？」查哈爾一邊說，一邊用手輕拍着桌子上的紙張和各種物件。

「你從不知道什麼事情的。瞧瞧那邊字紙簍裏看！或者落在沙發後邊去了。瞧，沙發的靠背至今還不會修好；幹嗎你不叫木匠來修呢？是你弄壞的呀。竟不理會牠了！」

「我可沒有弄壞，」查哈爾回答，「是牠自己壞的；那總不能用一輩子——遲早終要壞的呀。」

伊里亞·伊里奇覺得用不到去反駁牠。

「找到了沒有？」他只不過問。

「那真不是幾封信？」

「那不是的。」

「那再沒有信了。」查哈爾說。

「好的，你去吧。」伊里亞·伊里奇怪不耐煩地說。「我起來了自己找吧。」

查爾哈便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可是剛把雙手撐在爐台上要跳上去，立刻又聽到一陣急促的呼喚：「查哈爾，查哈爾！」

「哦，我的老天爺！多苦惱！」查哈爾一路嘀咕着，又走進書齋去。「倒不如早些死了吧。」

「什麼事？」他用一隻手抓住門閂，而且爲了表示惡意起見，他將頭偏得只能從自己眼角上望到主人，而奧勃洛摩夫呢，就只看見一大縷連鬚鬍子，從中彷彿等着就有兩三只小鳥飛出來似的。

「拿一條手帕來，快！這你自己能想到的；懂得不懂得？」伊里亞·伊里奇嚴厲地說。

查哈爾被主人這麼命令和責備了一頓，也並沒有特別不滿或是吃驚的表示，多分他覺得這件事都極其自然。

「誰知道手帕在什麼地方？」他一邊嘀咕說，一邊滿房間兜着圈子，摸索着每一張椅子，雖然明明看得出上面並沒有什麼東西。

「您把東西全弄去了！」一邊說，一邊他打開通入客廳的門，想去看手帕在不在那裏。

「上哪兒去？在這邊找就得了，我兩天不會到那邊去了。快，快！」伊里亞·伊里奇說。

「手帕在那兒呢？沒有呀，」查哈爾說，一邊張開着雙手，朝四壁角落巡視着。一睹，那不是！——驀然間，他怒冲冲地嚷聲說：「在您身子底下！有一隻角露出着。你自己壓住了，却問別人要手帕！」

回話也不等。查哈爾便要走了。奧勃洛摩夫叫自己的失敗弄得很有幾分尷尬。他急忙找出另外一個口實來編派查哈爾的不是。

「這房間你收拾得乾淨呀：又是灰塵，又是垃圾，我的天爺，噫，看看四壁角落看——你是什麼也不幹的！」

「什麼事也不幹，倒的確……」查哈爾似受了侮辱的聲音說。「我是盡心竭力，拚捨性命的！我差不多天天都擦洗打掃……」

他指指地板中央，和奧勃洛摩夫吃飯的桌子。

「瞧，」他說，「管什麼都打掃和收拾得像辦喜事似的……還要怎麼呢？」

「那末這是什麼？」伊里亞·伊里奇截住他，指着四壁和天花板道，「還有這個？這個？」他又指指昨天起就給丟在沙發上的那條毛巾，和忘在桌子上的那只有片麵包在上頭的盆子。

「哦，這我可以拿去的。」查哈爾寬大爲懷地取了盆子說。

「就只這個嗎！四壁上的灰塵，蜘蛛網呢？」奧勃洛摩夫指着牆壁說。

「牆壁在復活節前我是要打掃的；那時候我寧把傢俬都揮乾淨，蛛網都掠去……」

「那你什麼時候揮書本和畫幅呢？」

「聖誕節前揮；那時候蜘蛛網苗雅和我要把所有的書架統統清一清，可是現在，什麼時候可以收拾呢！你總坐好在家裏呀。」

「我有時候去看戲或者拜客，那你……」

「夜晚能收拾什麼？」

奧勃洛摩夫譴責地瞋他，搖搖頭，嘆一口氣，查哈爾呢，滿不在乎地，望望窗子也嘆一口氣。主人彷彿在想：「哦，老兄，你倒比我更是奧勃洛摩夫」；查哈爾呢，多分是這麼想：「吹牛皮！你就擅於說些古怪而可憐的話，灰塵和蜘蛛網你並不在乎。」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亞·伊里奇說，「灰塵是蛀蟲的學生之地！有時我看見牆上有臭蟲哩。」

「我身上還有跳蚤哩。」查哈爾滿不在乎地回答。

「這難道是好的麼？還是骯髒！」奧勃洛摩夫說。

查哈爾滿面微笑，笑得眉毛鬚子直飛動，一片紅的斑點直佈到他的額角。

「世界上有臭蟲，那也是我的錯處嗎？」帶着質樸的驚愕說。「難道是我想出牠們來的？」

「那是因爲骯髒的緣故，」奧勃洛摩夫截住他道。「你還德胡扯些什麼！」

「我也並沒有想出骯髒來呀！」

「每夜老鼠在你房間裏跑來跑去——我聽到。」

「我也並不會想出老鼠來。到處都多的是這些東西——老鼠哩，貓哩，臭蟲哩。」

「怎麼別人就沒有蛀蟲和臭蟲呢？」

在哈爾的面孔上表現出一種悽癡，或者不如說表現出不會有這件事的，一種恬靜的確信。

「我樣樣都多得，」他固執地說。「你總不能注意每一只臭蟲，爬進縫裏去捕牠。」

他似乎在想：「要沒有臭蟲，將怎麼睡覺呢？」

「你將角落裏的垃圾打掃打掃，那就什麼也沒有了，」奧勃洛摩夫教導他道。

「你弄乾淨了牠，到明天又會積起的。」

「不，不會的，」主人截住他：「不應該積起來的。」

「我知道會積起來的，」當差的重覆說。

「積了那你就再掃。」